

好山好水歇马场

■杨景岗

山道逶迤，古镇静卧于半途，正是人倦马乏之时，欲得休憩之地，正好歇马稍事休整。

古镇，就这样静卧在山道上，溪水旁。从曾经的人马喧闹，到今日的落莫清寂，古镇不变的依然是清风明月。

初冬的清晨，场镇安静得有些冷清，街道却是十分整洁，阳光斜射，温暖着慢节奏的古镇人。老茶馆火炉上，蒸气正喷出水壶曲嘴，发出轻轻的吱呀声；油光可鉴的竹椅、木桌，已摆上盖碗茶的三件套，静待老街坊开启一天的时光。

树梢上的鸟儿，耐不住寂寞，吱吱喳喳地呼唤着，扑腾着，相约在阳光下开聚会。河道里的白鹭，从来对此不屑，专注于水中的鱼虾，才是每日工作的正道。屹立不动，在波光粼粼里，碧水白羽，就是淡远的山水画卷最好的点缀。倏忽出击，一举中的，轻盈滑过河面，留下阵阵涟漪与水滴，这才是高手的风采。

古镇在稚川溪与甘溪水的环抱中，桥，自来就是主角。宽阔的公路大桥，雄阔威风；随性的漫水桥，简约实用，方便两岸乡邻。那道进入场口的公路桥，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桥头红砂石栏杆，已显破损，极具年代感的“农业学大寨”依稀可辨，依然是进入场镇的必经之路。仙风道骨的钢索吊桥特立独行，以钢筋为骨，木板为面，人行其上，索动板摇，筋骨面板，摩擦伸展，吱啾啞哑，铿然作响，仿佛一张古琴，宫商角徵羽，奏出高山流水，古道幽远，回荡汉唐之音。

镇街长约数里，规模不小，伴河而建，中部略有曲折，自然形成长、下两段。临河人家，吊脚高悬，枕河而眠。桥面上不时车行人过，寒喧唱答，打破古镇的清寂。

纵是冬日，四围依然苍山滴翠，数枝银杏，点缀金黄。乡邻在街沿门前静坐，享受难得的阳光，窃窃私语“当年热闹的时节，这长街上人来马往，石板街面摩擦得光亮。店堂生意之声不断，房前屋后，货物堆满哟……”

热闹之处，必有美食。古镇独创烧肉，声名远播，取上好五花肉大块，略码味后入沸油中炸制，至皮酥金黄，取出，切棋子大小肉粒，与高汤、菜蔬同烹。汤色奶白，菜蔬碧绿，肉粒皮金、肥白、瘦微黄，加之香气弥漫，未举色已诱人。食之，肥而不膩，瘦而不柴，皮糯软弹，鲜香满口，果然名不虚传。

当年，这烧肉曾随四方商旅，走向山外，后因烹制麻烦，选料不易，耗时颇多，外地餐饮，多已不做。欲品尝此特色美食，还需来古镇老街寻味。

歇马场镇，地处夹江、洪雅交界之地，背靠尖峰山，面朝峨眉山。得山水滋养，风光秀丽，历史悠久。相传三国蜀汉之际，诸葛亮为稳定后方，曾派兵南征，大军过此，歇马休息，补充给养，故名“歇马”。这名字自此流传，千年未曾改变。这里本是古来商旅要道，人行至此，打尖住店，交易货物，都要歇马休息。传说更增添几分神奇，引发后人的好奇。

历史上，这里依托古道和物产，成为十分热闹场镇，以地形之利和民风坚韧顽强，曾经在抗元战争中，扎寨结营，与元兵对抗多年。满清时期，这里更是太平天国李蓝起义的重要战场。大山深处，古道两旁，上演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许，在古镇小巷深处，在山林的残石断壁，在田野的沟壑阡陌，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传奇。

有老乡随口哼唱着山歌：歇马场，好地方，山高耸，路漫长。歇马场，好地方，街道宽，店铺满。歇马场，好地方……

梅花香

■刘宏英

民生事,无小事。梅花小区增设电梯,一波三折,终于破土动工了。

业委会主任汤小霖为这事操了不少心。梅花小区虽然临近秀丽的沱江,环境优雅,却是上世纪末建成的。这无电梯的老旧建筑苦了坚守老城的老人。除了汤小霖楼上年逾古稀、年老多病的陈嬢外,还有同一层楼患严重风湿病、年满83岁的黄大爷等。这些老人上下楼尤其困难,走一层,歇一会儿,气喘吁吁,让人揪心。

看到这种情形,几年前汤小霖就张罗着安电梯,但苦于条件不成熟,加之费用高,且完全由业主自己承担,多数业主积极性不高,汤小霖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国家政策好,鼓励老旧小区改造增设电梯,还给不菲的补贴。汤小霖一直挂在心上增设电梯造福业主的事,终于迎来了曙光。

利用下班后和节假日本该陪家人的时间,汤小霖走访本地电梯安装公司和安有电梯的小区,一个个了解、对比,看哪家电梯公司管理正规、技术力量强,重质量重安全、价格又公道,哪个小区增设的电梯运行平稳、维护可靠。

业主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反复商讨,确定了质量可靠、性价比最高的安装公司及品牌。

一切准备就绪,陈嬢和黄大爷早已等不及了,他们选了个黄道吉日,电梯公司进场了。

天有不测风云。破土时,一楼的皮嬢和小张反悔了,皮嬢冲出屋去抢放线的卷尺,小张推拉现场施工员,阻扰开工。

明明前期大家都签字公示了,甚至为他们搭建阳台外走道和防盗门费用也由其他楼层住户承担,这两户怎么又出尔反尔?原来皮嬢同姐妹们聊天,有人说,安电梯不仅影响视线还影

响一楼风水。

这下,想安电梯的住户傻眼了。

怎么办?面对一楼两户的野蛮阻拦,电梯公司只能撤退。

汤小霖又反复与一楼住户沟通,无果;联系街道和社区出面做工作,还是没做通,他们甚至说“要公道打颠倒,你们跟我调换,我住楼上,你们来住一楼……”

汤小霖身心疲惫,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从未感到自己如此束手无策,几度想放弃,但陈嬢和黄大爷上楼下楼的艰难,小区其他业主的殷切期盼,历历在目。汤小霖告诫自己“绝不能放弃”。

只要坚持,办法总会有的。小张,爱好运动,崇尚自然。汤小霖连续一个星期,早晚都陪他跑步,并不失时机地给他讲政策、讲陈嬢和黄大爷上下楼梯的艰难,请他看在大家20多年共

纯美的乡村

■谢长江

一

嫩绿的谷雨,水的精灵,落地生根。即使滴在溪水上,溅起来的叮咚声也是开满桐子花的树。远远瞧去,那桐树像一颗颗吸饱阳光的露水,甚至像村女花边环绕的裙裾,柔美,甜润。

二

是秋天垒起来的月光,冬天,在我的故乡,偏远的山上,我脚步声的回忆,想像的沃土,童年的画页,我再一次翻开,找到了戴草帽的雪人,童话的守护者,还静静地坐在村庄。我真挚地向它招手,可我发现我的双手却不像胡萝卜那样通红,那是我很久很久没有跟它握手了吗?

三

村庄传来歌声,鱼儿跃出河水,仙鹤沿河而行,时间在河水中变幻千姿百态的形状和五彩缤纷的色彩。瞧,鱼儿和仙鹤在河水清洗的蓝天中,描绘巧夺天工的画面。但岸边悠然的花朵是天上瞬间掉进河水里的星星,还是河水瞬间掉上天上的星星?

四

村庄很远。红瓦盖好的村庄是红色的翅膀吗?我不知道我面前的河水,是流向村庄还是从村庄那边流来。更远的远山,点点白鸟在闪烁白光,让人觉得仙鹤原来是在远山里面长大的精灵。而那一叶叶扁舟,是仙鹤飘下的羽毛吗?晶亮的河水已经将村庄飘起来了。有人感叹,河水哦,你可是传说中的九曲天河?此刻,沙洲站满想象的美女,那是俊俏的树,亭亭玉立。

温润童年的豆汁

■程广海

我对豆汁的记忆，来自儿时家乡集市的豆汁摊。那时，父亲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他几乎每天一大早都会领我到附近的集市上喝豆汁。在供销社旁边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那里挂着一张惹眼的招牌：“老三豆汁”。

“老三豆汁”因为老板排行老三而得名，集市上有三四家卖豆汁的，都不如他家做出的豆汁味道纯正。不及走近，远远便能看见摊子上堆积如小丘般的油条。走到小摊前，就看见被小棉被包裹的严实的大缸，那里面装着味道纯正、弥漫着袅袅清香的豆汁。这时，如果有人走过来，老三便说：“老板，来碗豆汁么？”吃早点的人说“好！”

那么，老板一定会提起嗓子问道：“包子还是油条？”如果只是想填饱肚子，那豆汁下包子是肯定要的；而如果是想解解馋，那豆汁下油条才是绝配。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端上来，把油条掰成两根，再撕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逐一泡在豆汁里，等到油条慢慢泡开，用勺子和着豆汁送入嘴里，既柔软又香甜。

古法制作豆汁，要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约七八个小时左右，等到黄豆泡发，再用石磨将其磨碎，然后用纱布把豆渣分离，得到生豆浆后，加水烧开，持续5至10分钟，才可食用。而磨出来的豆汁口感如何，要看石磨的质量和操磨人的技巧。传统的石磨必须用天

然麻石雕作而成，因为天然麻石坚韧耐磨，表面粗糙，适合研磨，磨出来的豆汁细腻且不含杂质。而手工磨制豆浆，速度必须均匀，且不能太快，因为石磨只有在低速均匀的运转中，磨出来的豆汁才均匀细腻，口感清香润滑。

中国人喝了上千年的豆汁，都是古法制作，豆汁几乎是现磨现吃。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化的豆浆机出现在市场上，因为快速、高效，逐渐被家庭主妇所接受。

可以想象，当外面雨雪交加，天寒地冻的时候，你坐在家里突然想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在以前只能是一种奢望。但有了豆浆机，你只要轻

住一个小区的缘分上，设身处地，假如是他自己的母亲住在6楼会咋个抉择……

又采取迂回战术，做皮嬢当干部的儿子的工作。汤小霖反复劝说、开导，增设电梯是国家对老百姓的关心，是大势所趋，小区已经和电梯公司签定了合同，迟迟不建，大家可能陷入官司纠纷，打官司，输和谐。

汤小霖并代表其他业主承诺，除满足一楼提出的要求外，再为一楼的住户办一张电梯卡，方便他们开启电梯门直接进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皮嬢、小张终于同意增设电梯了。

冬日，冷风飕飕，电梯安装热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业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逐渐变为现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想到陈嬢、黄大爷们不久后将轻松上下楼，汤小霖感到欣慰，仿佛院内的梅花，芳香四溢。

冬至

(外一首)

■卢兆盛

“大雪”过后
太阳露脸的日子
越来越少了
北风吹的口哨
越来越响了

山,更瘦了
水,更浅了
昼,更短了
夜,更长了

万物蛰伏
静等着——
“大寒”之后
那一声久违的春雷
轰然炸响

霜降

南飞的大雁
都到达目的地了吗
满山的枫叶
都红遍了吗
秋收的小调
都唱够了吗

一进入“寒露”地界
时间老人就开始
沿路打听
这些晚秋的事物
就在他快迈出
秋天门槛的时候
冷不防打了个寒噤
抖落下满身露水
于是,苍茫大地
瞬间开满了洁白的霜花

秧田

(外一首)

■谢勇

父亲走了很久
父亲还在灯下喝酒
我看不见父亲说话
但我分明 看见
父亲张了张嘴

父亲张嘴 就是命令
我们必须听
我们三兄弟 和秧苗一般高的三兄弟
从田埂的一端并排下水
我们努力睁大 睡眠惺忪的眼睛
我们齐头并进
我们齐头转身
不放过任何一段
时间的间隙

在父亲的斗笠 面前
我满脸通红
我耷拉着脑袋 背着双手
我手心里紧紧攥着
一株怀孕的稗子

在一片雪花里
找寻父亲
我就是那株怀孕的稗子
离开了父亲的秧田
这一生
我将如何回到岸边

第一场雪

老家在北山脚下
打了个哈欠

一只穿西装的蚯蚓
在老槐树下
吟诵唐诗宋词

天空中有很多
白色汉字
骑着骏马赶路

很多村庄相拥而眠
整个大地 鼾声如雷
梦话连篇

守望

若琿 摄